

四
書
湖
南
講

孟子湖南講

一卷

縉雲鄭孺唐 錄測

江都姚思孝 錄商

孟子講內不用漢因本文自有口氣頓挫細測盡其妙增一語卽不相背故耳本文易明者併測商不用止訓字採之註疏及集註其屬文處雖佳恐礙本文亦槩不採凡稱註疏者皆串合兩家語若止一家則稱某註某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曰利

趙註曰

梁惠王居於大梁

故號梁王

叟長老之稱

交俱也

征取也

萬乘兵車萬乘

謂天子也

于乘謂諸侯

百乘謂卿

食采邑者

○則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而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全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上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因惠王說筒利吾國，孟子便反折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若說筒利，大夫士庶人都效尤，一齊說利，上下交征利，必以篡弑

之禍。利之適所以害之。王若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必收忠孝之報。仁義正所以利之。彼此利害較然。故又申說。王亦只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其判得斬截。

商陸鳴燧問。仁義原是並提的。苟爲後義而先利。單言義何故。答曰。因義與利是緊相對的。故單說義。然言義則仁亦可該。又不必過拘。○許國士問。孟子方戒言利。今說仁義正所以利之。是亦言利了。答曰。你道篡弑之禍。是害不是害。曰。是害。曰。篡弑之禍。既是害。則不道親後君。豈不是利。以義爲利。大學亦有明言。本意明道仁義有利。而口頭又諱說利字。乃是小儒曲見。

管東溟曰。武剛孔子之時。士以出疆載贖爲常事。至戰國而士有不見諸侯之說。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一句。蓋託之也。曰。昔

大道爲公之世。天子亦起於庶民之中。故士有不事王侯者。任
行其志。一降而天下爲宗。則在天子。四海之內皆帝臣。在諸侯。
四封之內皆赤子矣。爲人臣子。而以不見君父爲高。天下有此
禮義乎哉。武王既定天下。而華士猶拒太公曰。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宜其受戮於海濱也。見諸侯。豈曰不義。何以時至。戰
國。而反以不見爲高。蓋猶借古人內宗國。外他邦之義。以爲驕
而其隱乘。或不義滿國之諸侯。平日以卑禮厚幣。盜好賢之名。
而內盜其國。此結駟傳食之風。所自起也。孟子雖宗孔子。而從
橫之弊。已盛。心欲行道。不得不循其末光。以存上氣。亦如好辯
之不得已也。設有談不見諸侯於盛王之世。則戮民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頌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
管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
伏。應鹿濯濯。白鳥鵙鵙。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註疏曰詩大雅靈臺之篇靈臺者所以觀穀象察氣

之妖祥者也神之情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也不日不與之相期日限也所以域養行獸也朱註曰經量度也營謀爲也攻治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惠北鹿也伏安其所也灌漑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嘆美辭胡滿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凡指夏祭書何也祭誓自言如日民因言此日何時亡我寧與之俱亡也

測沼上章是順而尊之之法惠王因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說賢

者亦樂此乎疑賢者不該樂此有箇慚愧的意孟子便順着他

說正是賢者方能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樂不成引經始之詩

說文王用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只爲與民偕樂君有臺

池鳥獸民有田里樹畜大家一齊快樂故能享此樂這正是賢

者而後樂此。又引湯誓說：民欲與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半
錡身子，獨享此樂。這正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兩下各各應轉。
商爰劓髦，問偕樂。說到田里樹畜，須要增補。只照樂其有麋鹿
魚鼈，說似更便。答曰：偕樂是君民互相樂。樂其有麋鹿魚鼈，單
說得樂君之樂一邊。樂民之樂，又在何處。田里樹畜是必然有
的，不必增。亦不必諱。○湯汝璉問：豈能獨樂。因民欲與偕亡，當
日四顧，諒亦難自安。只就現前說，不能樂。不必定到後來。答曰：
然。當日瓊室象廊，脯林酒池，一鼓而三千人牛飲，且是快活。不
到喪亡，那見得他不能獨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與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朱註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不然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羸之不能移者孫疏曰與塞也言鼓音之充塞盈滿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私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趙註曰不違農時三時務農不違奪也
異時也數異審明也魚不離天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廬井邑居各二畝中以爲宅故爲五畝也
失其時孕字不失時也庠序教化之宮也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

者猶以食人食而不知檢淦有饑孺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

民至焉

趙註曰養欲也餓或名曰孺發發倉庫以周賑之也

商 測

管東漢曰或問三代之後井田可行否曰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封建之必併爲郡縣井田之必變爲阡陌皆勢也故清井田於

春秋未開阡陌之先易復井田於戰國已開阡陌之後難周室東遷齊晉秦楚皆大滅一國則必縣之廢井田而開阡陌豈自商鞅始鞅特其尤著者耳孟子世當井田可廢可藏之闕故於齊梁二國慙慙焉然亦未始到封建之必廢於秦而隱然以興滅繼絕望後王也使有百世可知之智如孔子便知王道始終唯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宅百畝田之制亦可闕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孫疏曰挺木片也木人送葬設屬而能偏跳故名之曰偏

測

商陳周臣問。梁王說個願安承教。頗有欣然虛受意。在孟子正宜示以切實救民之方。乃開口說個殺人。以挺與刃與政。把人主所用臨民出治之事。比作戕人斧斤。已是駭聽了。至說率獸食人。惡在爲民父母。直令身被其任者。靦顏無以自容。又恐只作分義畧過。復引孔子之言說。只是象人而用。就決無後連子孫。都要絕滅。如何活活斯民。使其饑死。說得直恁危慄。何爲這等激切。想只是要挑動他不忍之心出來。答曰。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嬰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
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趙註
本晉卿故言晉國易耨案前令簡易也制作也孫疏曰東敗於齊
者案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太子申
自將攻齊敗於馬陵西長地於秦者案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
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朱註曰與楚將昭陽戰敗於其七邑
此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仁者無敵古語也

測晉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因惠王自傷強國而屢遭喪
折求一箇自強的法不得孟子說何必強國只消地方百里便
可以王天下王如省刑薄歛使民得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

民能親上。便肯久長。可使製造木槌。去撻秦楚的堅甲利兵了。秦楚這等強國。說箇制槌可撻。如何信得及。故下文又與他申說一番。彼雖然強盛。却奪其民時。父母兄弟妻子。不免于凍餓離散。彼是這等樣。陷溺其民。王若往而征之。不是我能勝他。他百姓自不肯出力。夫誰與王敵。故引仁者無敵之成語。而請王勿爲疑惑。只看秦始皇能併吞六國。混一海內。這等強盛。後來一夫作難。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而秦遂以亾。制槌撻秦楚。若爲預操左券者。以後事驗之。益信。

商沈名世問。彼奪其民時。乃甚言秦楚之暴。未必爲申明制槌。意旨曰。既不是申明。爲何又云王請勿疑。

孟子見桀、紂，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前乎七八月之間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
然誰能禦之？
趙註曰：卒，暴問事不露其次也。噴，猶甘也。油然，興也。
之，現。浡然，興起而浡也。禦之，止之也。人牧，牧民之君
也。引領，延頸也。朱註曰：襄王，惠王子，由當作猶。

○**測**襄王章亦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
說定於一。夫天下四分五裂，戰爭自然蜂起，必有一箇真主

出來混一區字。方能銷兵罷戰。天下孫豈乃得寧定。然欲求其
一世主。但曉得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殊不知獨是那不嗜
殺人者。方能一之。蓋欣生惡。以人之同情。舉世皆嗜殺。而有一
不殺之主。天下之民。盡皆引領而望。如稊苗得雲雨之淳典。其
歸之如水之就下。天下孫此乃得歸一。觀此則秦始皇廢封建
爲郡邑。誠致治之良法。只爲所嗜在殺人。雖得復失。畢竟歸於
約法三章。除秦苛政之漢高祖。從來大一統之君。未有能出於
不嗜殺人者。斯言真萬世人主得失之龜鑑矣。

商張殷甫問封建之專。乃先王選建賢德。與之共治。公天下之
大法。秦私天下爲己有。以致海內騷然。無維城維藩之固。何反

爲政治良法。答曰。三代封建。實非得已。蓋洪荒之世。生民散處。各就成。都成聚。立爲君長。其國以千百計。必欲夷爲一統。反費征討。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止令其稟我約束。因而封之。人自爲治。此在盛王之時。誠亦相安。迨至數傳。王綱稍解。使卽萌不軌之心。起吞噬之釁。周之東遷。列國日尋干戈。生民塗炭已極。豈如後世。卽督撫重臣。尺組可係。而不敢衝命者比哉。秦滅六國。以爲郡邑。實天之憫斯民。而借以爲驅除。秦之世旋亡。乃因嗜殺所致。非法之不善也。自漢唐以來。俱不能外。其間如漢懲秦孤立。便以封同姓。召亂必滅之。始安唐以藩鎮擁兵。得自請立。朝廷遂不能制。我國家西南一隅。姑存苗蠻諸洞。其地

大類春秋邾滕等國。至今天下郡邑久安長治。而黔蜀諸酋屢
煩征勦。是封建不如郡邑。曠觀千古。歷歷可視矣。曰。宋時金虜
長驅。若有封建。本枝強固。中國寧至胥而爲夷。曰。其弱者不能
禦虜。強者必至觀望。如趙元昊之事。益可例見。封建本先王不
得已之事。他如井田亦多類此。而後儒止知襲優孟承冠。不察
其意。則如新莽之行周官法度。亦可曰。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
王也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朱註曰。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道言也。以

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趙註

曰胡斨王近臣也釁祭牲也觳觫恐貌也鍾鍾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趙註曰隱也隱痛也

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朱註曰衛謂法之巧者聲聞將

死而

王說曰詩云誰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趙註曰詩小雅巧言之術成然心有動也復自也百鈞三千斤也朱註曰秋

毫之末毛至秋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火而易見也

說猶可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
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邗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
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物皆然心爲其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然後快於心與

朱註曰或以腋持物也趨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也老以老事之也

幼以幼畜之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而也儀稱也也應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抑發語辭士賦士

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爲采色不足悅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進之而王豈爲是哉朱註曰便嬖近習幸之人也曰否吾

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

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朱註曰：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被，臨也。疏，蓋皆發語。辭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也。行貨曰

商居貨曰員。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罷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以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朱註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周
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猶易也。贍。足也。盍。何不也。

測牽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因宣王問桓文霸者之事。孟
子便把霸拋開引他到王天下致王之道。只在保民。此乃大主
意。當是一段為第一轉。然世上將民具視。漠不關心。如何承當

得來。特借箇機括。就他閑常不忍牛之般。說這箇不忍的心。便儘殺王天下了。此心若甚微。果能挑動得他。一切顛連困苦。觸着如何忍得。於以利濟羣生。莫安天下。真用之不勝其用。故云足以。乃齊王無心偶露。連自己不曾省覺。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必須要推勘出來。於是設爲兩端。一邊百姓皆以王爲愛。一邊臣知王之不忍。有此兩端。方起疑情。教他自己去推勘。就是後面王請度之。這裡且不說破。此又是一段。爲第二轉。乃齊王順口應答。只將不忍般。以羊易牛舊事。敘述一番。全不會將自心推勘。孟子又難他說。王不要怪百姓道你爲愛。以小易大。那箇曉得。這也難說。便是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三

轉齊王到此一發答應不來。說我若不是愛財如何易之以羊。怪不得百姓道我爲愛。連自己的心都認不出了。孟子只得替他解說。這也無傷。是乃行仁的法術。王當時見牛未見羊。有觸與未觸之分。就是那君子之遠庖厨。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的一般。這還是箇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四轉。王被孟子說他不是。又說他是逼迫得這點心沒走趨處。於是快活起來。說於我心有感。感動焉。但既曉是不忍的心。又合不到王上。畢竟還推助不真。挑撥不動。孟子又不與他說破。且爲設譬以詰問。舉百鈞察秋毫。如加恩異類之禽獸。原極難舉一羽。見與薪。如功至同體之百姓。原極易。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百姓者獨何與詰問他甚麼緣故。因爲窮其故只是不用恩。如不用力用明一例。乃不爲而非不能也。此又是一段爲第五轉。然用恩亦是難事。何言極易。故王有不能不爲之間。乃以挾山超海狀其不能。以爲長者折枝狀其不爲。王若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便可運於掌上。正如詩言舉刑于之心。以加家邦。此心之推恩與不推恩。便分四海妻子之保與不保。大過人之古帝王。只在善推其恩。事極易爲而不爲。必有緣故。復申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這一句。乃通章極要緊關鍵。故又提出再說。正是挑動他心的所在。因又爲窮其故。故王當權度其心。或以興兵搆怨爲快之故也。此又

是一段爲第六轉。其實這有甚麼快活。孟子明曉得他爲求大欲而不說破。待王自說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不得不然。孟子又不明說其大欲。且就欲廣言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在王有何不足。豈果爲此。蓋因人心欲念無窮。且盡情爲搜剔。此又是一段爲第七轉。王說爲否而乃直指其大欲說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究竟這箇就是王天下。孟子豈不要他欲。但只爲求的方法差了。若以興兵構怨去求求之無益。是緣木求魚。求之有害。是以鄒敵楚。但只有害更絕無益。何苦這樣去做。蓋亦反其本而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農商旅皆欲來歸。而赴愬。大欲乃可得也。此又是一段爲第八轉。王被孟子層層

披剥把他不知覺的好心與錯算計的歹心一齊挑動不覺又驚又喜。七顛八倒說吾惜不能進於是願夫子明以教我我也要試一試。孟子此時纔與他說推恩的實事只是爲民制恒產。惟明君能制產使民俯仰足以事育而易驅於善。世主不能制產使民俯仰不足以事育而無暇治禮義。這是說養因寓夫教了。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兩說反本前是推恩虛指其心此是制產實指其事。然事皆從心出究竟只是一樣。到此方與他說制產五畝之宅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這都是制田里樹畜謹庠序申孝悌亦是因養而帶及於教。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天下人人俱得其所自然都來歸往方能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然而不王者斷未之有也。正結束是心
足以王之之意。此又是一段爲第九轉總之王天下在於保民。
保民在於制產。制產在於推恩。推恩在於不忍。這一點不忍的
心忽之漠然不覺。充之沛然莫禦。所以反反覆覆要挑動他這
心出來。通章只得末段五畝以後是王天下保民實事。前面許
多轉折都是虛虛挑撥。乃千古一篇極奇極幻的文字。識此方
於孟子全書有着眼處。

問錢彭曾問註內有察識擴充二意。今何以不用。答曰。察識擴
充亦是。但未爲醒發。總之要挑動他的心。爲何不動小之如
以體聲色使令。大之如莅中國撫四夷種種情欲。顧彼自不復

顧此心如何得動到百姓上。心若不動。縱曉得也不濟事。就如齊王自說。吾不忍其穀。棘於我心。有戚戚焉。他心裡何嘗不曉得。未見便能擴克。故孟子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的心。必要見心動。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自然過抑不住。曰。然則單重察識一邊。曰。察識難道便佳。自然擴克。蓋此心能動。察識擴克。都該在裡面了。○程雲登問。通章謂是虛挑其心。而不遽言其事。臆見還是重心輕事。故事特於言心後一點出耳。答曰。正惟重這箇心。故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然徒善不足以爲政。事亦不可偏廢。曰。末節纔說到事。畢竟事在所輕。曰。若一口將事說完。便沒得挑撥了。不是事可輕。故放在後面說。○陳錫章問。仁以術言。

似不免費心區處。何以謂自己已不覺。答曰。纔覺得便屬有心。連以羊易牛亦不是。難道羊又獨該恐的。惟無心巧合所以爲仁術。○苟孟真問。因見生不忍見死。遠了庖厨便可食肉。不幾自昧其本心乎。答曰。自茹毛飲血以來。天下俱安於肉食。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豈能自爲崖異。盡拂人情。而食時見殺聞聲。又不免痛心慘目。只得遠了庖厨。然就殺生中每寓不殺之意。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五牢七牢。士無故不殺犬豕。就本章七十非肉不飽。七十以前。俱不得食肉。便省殺無數生命。這正是治世聖賢隨順衆生。陰行濟度。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亦是此意。乃出於不得已。而權巧方便。未爲直達本心。故止謂之仁術云。

耳。○沈允棧問言舉斯心與此心合於王兩心字緊相呼應斯心亦宜指不忍之心說。答曰心無兩箇但文勢隔跳太遠言舉斯心言字只代詩點明而前面不忍之心自然相應。○張有舉問孟子教齊梁之君行仁政動欲其王天下將置周天子於何地。想只是行王道而未必果代周也。答曰你道行王道怎麼樣一箇做法曰不過制爲田里樹畜及謹設庠序之教曰田里庠序固是然此止行於國內而已乎。孟子勉齊以王總是要安天下之民設使王道果行天下仕農商旅皆願歸往與赴恐則諸侯之暴虐者必興師致討恭順者必相率來王其時止存周天子彈丸之地作何處分若欲率諸侯事周則止可行文王作西

伯及桓文稱霸之事。然齊梁素已稱王。不復知有周室。既欲見用於彼。豈能削去其王號。且周德不修。那畿內又日促。式微何以自振。此皆事勢之必難行者。孟子口口要王。勉以湯武。豈是空言。蓋天之立君。原以爲民。必身爲天子。須正刑以號令諸侯。而後可以安天下。若大權他委。誰肯奉其政教。生民之塗炭何賴。所以湯武有放伐之事。原以應天順人。而非利天下也。宋存楠曰。孟子論王。果是要他爲湯武。但於君臣大分。終恐未安。曰。論君臣大分。三代以上。原與三代以下不同。三代以上。封建始於先朝。其爲侯國。諸侯有德者。羣起來之。便爲天子。不但名分未嚴。抑且機心不起。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繇來如此。

三代以下。封建既廢。匹夫登朝。食人之祿者。歟人之事。如藉他的權勢。以取大位。明是操懿溫恭篡弑之賊。獨漢高祖我。

太祖不階一命。而有天下。得統之正。遠在湯武之上。其次四海。鼎沸。我若不取。終落羣雄之手。如唐太宗亦不失爲湯武。至宋太祖遂不免有慙德。賴他忠厚。貽謀治安日久。故爲後議所寬。名分原未嘗不當嚴。而獨三代之上。事勢不同。難以一律槩論耳。

晉東漢曰。世儒執孟子五母難。二母難之案。合於易傳。饗上帝。養聖賢之說。而嘗釋氏之戒殺生。曰此異端之教也。此大不然。太古人與物相友。而無相害之心。何嘗有殺。殺生非人性之本然也。性逐情。而日消殺心。始動人。可以食獸。獸亦可以食人。而物智必不能勝人智。是以各抱殺。殺之狀。而入庖厨。于時聖人必大有所不忍。而其如習俗之已成。何故不得已而爲之。品節。

限制最禁僭殺。如非郊祭與君膳不得用大牢之類亦或多殺。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七牢五牢之類不與幼者殺生而曰七十者衣帛食肉亦不許賤者殺生而曰庶人無故不食珍于今雖不必不賤而素餐之耻亦深特苦於形枯神耗不能如受戒之僧流耳。然何敢不克遠庖厨之一念哉。故嚴以特殺故殺肅家訓云。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

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趙注曰莊暴齊臣

他日見於

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

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趙注曰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臣請爲王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疏曰鼓

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箏簫簧之與音一也別之則單出爲聲

據此爲音疾首頭痛也頰莫頰也蹙其莫頰而蹙悶也折羽爲旄

孟子清言
王者旂車之所建也。

〔測〕孟子聞齊王有好樂之問。特自己去挑動他。王說非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有箇慚愧的意。遂引導他說。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於治。甚乃暢意去快樂。卽下面與民同樂。且不與說破。只將箇甚字欣動他。今之樂。由古之樂。原只一般樣的。蓋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有何不同。獨樂樂。自然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自然不若與衆。王旣辨此。乃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一般的樂。百姓聞之。一則疾首蹙頰。自嘆夫何使我至此極。一則欣欣喜色相告。吾王庶幾無疾病。這甚麼緣故。只在不與民同樂。與

民同樂之別。田獵是因鼓樂而帶言之者。今王若能與百姓同樂。則人皆歸往。自然可以王天下了。蓋自古作樂之盛。莫如虞舜。舜操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解愠阜財。單是爲民聚所樂。若不與民同樂。雖成英韶濩。亦何補於理亂。果與民同樂。卽採列國之風謠。亦可審音以知治。此雖一時引君之權詞。其實至理原不外是。

商鄭平唐問魏侯云。聽古樂恐臥。聽鄭衛不知倦。古今之不同如此。夫子用韶樂而放鄭聲。皆是崇古黜今。茲云今樂由古。恐未必然。答曰。只要好樂甚而與民同樂。卽如鄭衛之音。雖則淫。

哇果能體貼開去。丈夫願爲有室。女子願爲有家。使之人人得所。不至怨曠。何嘗不可致治。夫子存鄭衛之詩。未必不爲此也。然祗云好樂則可。若論作樂。必如咸英韶濩。方可垂範後世。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朱註曰。芻。草也。蕘。新也。囿。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昏民以死也。

測

商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註疏曰詩采薇云文王西有昆

夷之患箋云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獯鬻北狄強者大王去邠避獯鬻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詩周頌戎將之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註曰疾視怒目而視也詩大雅皇矣篇
赫赫然怒我爰於也旅衆也遇止也徂作

也昌詩作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書
周書秦誓之篇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衡行謂作亂也

測交鄰國之道知仁勇三者都要完備仁者愛人怎肯兼弱併
吞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勢怎肯抗衡批毀故能以小事大蓋
建邦列上有大有小皆天之所命樂天者他安適着天命絕不
作愁慘之事畏天者他懼懼着天命絕不敢有抗違保天下是

列侯群辟都在覆舟之中。保其國。是社稷人民。不至於失墜。引
畏天之詩爲證。而樂天亦可例見。王以好勇爲疾。又引詩說文。
王之邁祖。引書說武王之誅有罪。文武都是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民正惟恐王之不好勇。好勇何
足爲疾哉。玩一怒安天下之民。卽仁知亦不出此。鄰國果能安
民。則彼民卽吾民。彼安卽吾安。事大事小。何所不可。若他暴虐
其民。又須興師吊伐。取其土地。皆是爲安天下。而非利其所有。
勇正所以成乎仁知。而不相背者。此雖論交鄰。其實削平區宇。
帝王撫世御宇之道。端不外此。勿可以交鄰小視之也。

商朱佳致問交鄰之道。仁智足矣。何必又說勇。答曰。若只仁智。

倘遇着鄰國殘暴的如何處。湯未嘗不以大事小。至葛伯無道。只得又要征他。曰。若宣王不說好勇。卽孟子亦無緣說到勇上。曰。孟子是著述的書。雖各有問答。前後結構。原相照顧。然說箇安天下之民。仁字內本可該勇。但不免藉於一怒。正所謂仁者必有勇。卽智亦然。○鄭侃問。樂天畏天。天字註作理字。畢竟何屬。答曰。本文原不曾說樂理。畏理。祇說得天字。我依他還個天字。

管東溟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疑以臣伐君。大錯。武王未受命於文王。其繼文稱王。又矣。名則以西王。伐東王。實則以天吏誅獨夫也。故湯有慙德。而武無慙德。孟子錄其泰誓之詞。而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文王嘗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黨爲顯謨。武王未嘗事殷。故耻一人之橫。而以遏天下之越厥志爲大勇。此等隱微心迹。孟子尚能辨。而後儒

非迂卽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趙註曰雪宮離宮之名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遊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

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昭昭胥纒民乃作惡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註疏曰晏子齊相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遵循也及至也琅邪齊東境上

邑也送者有所適也豫者適而至於樂也朱註曰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期期側目貌胥相也護誦也然無忘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疏上謂稅舟逆水而上從獸出獵也荒廢也亡猶失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益

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商君何尤畜君者好若也

註疏曰興發發舍廢也太師樂

師也徵招角招樂章名徵爲事角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東廡事鼓琴以阜民財之意也好君言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朱註曰戒苦命也招與詔同

商 測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趙註曰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巳止也朱註曰岐周之舊國

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使之不失其祿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澤謂諸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嗷困悻貌

王曰善哉言

一仕農商旅以至罪人皆得其所而鰥寡孤獨加恩尤獨先焉。文
一王是以諸侯而開王業。故特舉之。乃王以好貨爲疾。遂說公劉
也好貨。引詩積倉聚糧爲證。王以好色爲疾。遂說太王也好色。
一引詩姜女胥宇爲證。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能使閭閻殷
一實室家完聚。人心自然歸往。於王何有大。凡王道本乎人情。而
人情卽是天理。賢者制己之欲以律人。豪傑順己之欲以同人。
一聖人則能脫離情欲。化導羣迷。又能在欲不染。隨順衆生。無可
無不可。若知有己之欲。而不知有人。便是小人。奪人之欲。以從
己。便是惡人。總一情欲。而天理得失迥異。只在能同與不能同
之別耳。

商莫若明問。人惟克己方能愛人。若自己好貨好色。怎能同於百姓。恐只是引君之權詞。答曰。要認好字同字。既所好與同。則不獨好自己的貨色。亦好人各有其貨色。若百姓一處欠缺。便如自己欠缺。必須人人得所。方爲愜意。世有一種貪饕人。只知有己。固能流毒天下。又有一種清刻人。不近人情。亦未必有益世道。爲人主者。不在矜小節。而在發弘願。自是實話。袁蔣先曰。如此則須各安其分。如君有惟正之供。民亦有恒產之制。君有後庭之克。民亦有縞衣之樂。各能知足。乃可大同。曰。固是。然只要發得願大。我既能同人以所好。則必令人各遂其所好。既令人各遂其所好。則必不令己獨推其所好。仁者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總不外於能同此好。

管東溟曰：好貨，但舉公到而不舉周公，好色，但舉太王而不舉文王，何也？周禮一替，理財居半，豈不可以好貨與民同之？禹、周公乎？大奴制微首，則百斯男，豈不可以好色與民同之？稱文王也，孰知登道岸之聖人，其神妙正辨於此，蓋染而不染，人猶易識，不染而染，人最難識，二者皆至聖之甚，而逆流順流，稍異至聖，湛然無欲，其因遠矣。一入五欲場中，則必示染試，而後可以盡人性，性易率而難盡者也。聖人之示有欲，全不為率已之性，而為盡人之性，妙在染與無染之間。心迹若知不合，果迹染而心亦染耶？惡在其為率已之性，果心不染而迹亦不染耶？惡在其為盡人之性，二聖真立率性盡性之極者也。論到危險之處，上則周公之不為貨染，易見，而文王之不為色染，難窺，此不可不味。誕登道岸之詩也，赫怒疑於好色，詩猶以登道岸故，而不可以無矣。無援諒之，多男疑於好色，不可以登道岸故，而以有欲無欲議之哉。第此中消息，一毫自欺，不得吾特成學者，毋以凡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耳。君子亦當以吾之不可學大聖人之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疏
田陳者秦之過侵者。飢之過棄之。絕友道也。士師獄吏也。卽周司
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不能治士。不能主治其士也。

商 副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
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註疏曰故舊也。喬高也。朱註曰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親臣若所親信之臣。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測這要看世臣二字。世臣繇於親臣。親臣不更置。又之方得爲世臣。絕與庶寮不同。若是庶寮。不過諉之銓衡之司。如左右諸大夫。都不作准。直待國人有言方察。那有此理。惟是世臣與國相爲休戚。世世賴之。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故國君進賢。要如不得已方將拔之。儲伍之中。置之僚采之上。使卑者直踰其尊。疏者直踰其戚。如此破格重用。何可不加謹慎。左右諸

大夫說賢說不可，都勿聽。國人皆說賢說不可，然後察。果見他
眞賢，眞不可，然後用。然後去。這俱就舉用時說。若既用後有不
可，又不免。昔進今亡了。因用人而併及於刑人。這也不是尋常
用刑若常刑，只付之司寇得人便了。乃如舜之誅四凶，殺一人
而天下懼者，故亦如用人之不聽左右諸大夫，必詢察於國人，
而以國人殺之爲大公耳。如此則慶賞刑威與百姓普同一體，
眞是視民如子，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
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孫疏曰書云湯放桀於南巢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

自燔於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

商 則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入切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註疏曰工師掌教百工者姑且也二十四兩爲

錯雕琢治飾玉也朱註曰璞玉之在石中者

測

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註曰按史記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運轉也孫疏曰則日算

漢器也梨酒也。

測列國分爭非兼併歸一天下何繇得寧孟子不是教齊宣不

取燕正慮其不能如武王之民悅欲取而不可得也齊宣不聽卒致列國加兵令其置君而去乃不得已之計耳

商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而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排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来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孫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註疏曰書據尚書仲虺之誥篇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侯待也石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已逐抹也係累猶縛結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

商測

管東溟曰孟子陳王道動輒舉湯以七十里起文王以百里起故言未聞以千里畏人此雖論世之術而論猶未盡強晉不有齊魯之言乎曰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七國爭雄之世雖有小國行王政亦但可以爲善國而已矣其如秦楚之強大何仁雖不可爲契而寡之不可以敵衆亦勢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虞於若林之旅曰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無良而况以一齊對救燕之諸侯乎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趙註曰關關聲也猶構兵而關也長上軍師也

朱註曰轉饑餓輾轉而死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必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商 測

勝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

趙註曰齊人併得薛萊其城以過於滕故文公恐也宋註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大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
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趙註曰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屬有也土地生

五穀所以養人也

測孟子教滕文公事大國如太王之遷岐又如或人之世守雖

有兩路。然玩不以養人者害人。則遷國的是避鋒鏑之荼毒。効死的亦是禦強暴之憑陵。總爲保全百姓。擇斯二者。令審事勢。而之所便。若滕文公時。則間於大國。既無地可遷。葢爾小邦。又無力能守。如遇真主出。自當納土以効順。惜齊又是強暴之國。真無法可以自全。孟子所論。要不過道其理之常而已。

商薛宏繹問孟子策滕無必勝之著。似不如蘇張說法。倒有實效。答曰。蘇張若有必勝之策。聖賢何難用權。乃縱橫之說。皆就其國內形勝。以爲揣摩。弱滕有何足恃。恐蘇張亦當結舌。卽用說要不過徵幸萬一耳。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與也。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朱註曰：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

爲不見孟軻也？曰：或見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趙註曰：樂正子

孟子弟子，爲魯臣，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予不遇哉？

趙註

曰：克，樂正子名，尼，止也。

測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魯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魯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魯西
然不悅曰爾何魯比乎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魯比乎於是曰管仲魯西之
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註疏曰公孫丑孟子弟
子當路得當仕路管仲

名夷吾。佐桓公者。魯西晉子之孫。熾然猶楚。謂也。先子。曾子也。絕然。愾怒色也。何。晉猶何乃也。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曰若

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水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疏曰。茲甚。蓋甚也。武丁。

高宗也。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也。

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疎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註：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居富貴之勢，鉉基大，錫也。待時三農時也。郵，驛名。境，土行書舍也。倒懸，喻困苦。如解其倒懸之索也。

測孟子薄管晏之功，只為他得君行政，止成就得箇霸業意思。要重在王天下上。王天下固論德，更要兼着時勢。如文王值殷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而自已又止百里起。故雖以聖德不能
王天下。如齊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而又值憔悴虐政之時。故雖
世主亦足以王。又引孔子說德之流行。本極其速。又乘乎當今
之時勢。在民望德猶饑渴。在我施德猶解倒懸。故事半功倍。惟
此時爲然。孟子以時勢論德。真與後儒之迂濶不達時變者。大
不侔也。

商胡萬鈞問德之流行果速。文王何以百年未洽。答曰。所以要
乘時勢。如飲食本爲人所嗜。饑渴未甚。則雖八珍盈前。亦未必
盡下咽也。曰。如燬之世。難謂憔悴不甚。曰。如燬止在紂畿內。而
列國未必然。豈若七雄戰爭。絕無虛日。倒懸之喻。誠堪痛惻。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

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朱註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

曰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註疏曰

膚撓卻也目逃轉睛逃避也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約要也

子襄曾子弟子夫子謂孔子也縮理之直也記云古之冠也縮縫

今之冠也衝縫縮懼也詩備備其慄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朱註曰告子曰以下孟子謂其

趨走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

居子明行孝

卷之十一

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害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朱註曰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集義猶言積善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註疏曰餒若人之饑餓也慊快也揠挺拔之也芒芒然罷倦之貌病罷也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註曰諛偏蔽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

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竊聞也。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
問所安，曰：始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註疏曰：惡者不安事。

之嘆辭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其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
體微小耳。何事非君所事者。即若也。止處也。又留也。速疾去也。朱
註曰。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伊尹。湯之相。詳見篇末及萬章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
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註疏曰：班齊等也。汗不至阿其所好。雖有卑汗不平處，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謂之汗下。埤巖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

測這章書逐段有問答。分析原自明白。因節次太多。畧爲段落。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告子先我不動心。借告子以發不動心之真似。自不動心有道。至曾子之守約。借黜舍曾子形起告子及自己。自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論告子之不動心。不求之言。與氣。自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論自己之不動心。專在養氣。與知言。自宰我子貢至末。明願學孔子。以結前聞大勇於夫子之意。公孫丑問霸王之業。究到不動心。是功業必本於學問。而非徒嘗試焉者。孟子說我年至四十。乃能不動心。然不把個似。

是的來形起難端。不能暢發其旨。直窮到底。故說這不動心也。不難。告子倒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有道。且不詳答。因舉北官黜孟施舍之養勇。北官黜是無懼乎人。孟施舍是自已無懼。曾子惟求自反。所以孟施舍似之。子夏可者與不可者。拒專去律人。所以北官黜似之。黜只是不懼人。較不如施舍之自無懼者。爲約。施舍只是守其氣勝。較不如曾子之守其心。縮者爲尤約。約者言其簡而易操也。然黜舍不過血氣之夫。何足比數。止借來形起。曾夏歸到曾子身上。言外見得告子之不動心。卽如黜舍一流。而自已之不動心。乃是曾子得聞於孔子者。後面集義。慊心正。從自反而縮。得來丑方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於

是引告子之言以斷之。告子說不心何於言。勿求於心。不要因言去用到心上。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要將心去用在氣上。總將言與氣撇開。不把來累心。告子說話是這等。然要曉得他的學問。他平時說生之謂性。是將心看做現成的。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故他所用心。乃脫離言氣而空空不動者。把那心的包涵萬象。主宰言與氣最靈妙處。都不去尋求。個下落。故謂之弗求於心。因斷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這是直許可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如何好。勿求。這却不可。下面夫志六句。承上發心與氣之重輕。心之決定爲志。與氣更相親切。故又提一志字。夫志主使乎氣而爲氣之帥者。氣克滿乎體而爲

志之卒者。夫志至焉。志到的所在。氣卽次焉。次亦至字義。但看人遍體間。有念頭。注想處。氣卽聚在此處。久之。覺爰騰騰起來。可見氣專跟着志走的。故曰持其志。要持守其志。不使昏惰放逸。無暴其氣。亦不要暴戾其氣。至於虛憍恣睢。志爲氣之帥。故心不可以不求氣爲志之卒。故氣可以不求。乃發明上文不可之意。語氣所重在志。所輕在氣。丑不得明白。復問既說志至焉。氣次焉。則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這怎麼說。不知這志與氣。常時固能相使。遇變亦能相傾。志若專一。便能運動乎氣。氣若專一。也能震動乎志。只看蹶者。喫跌的人。趨者。奔走的人。他心裡何曾着想。乃是氣也。而反震動其心。蹶趨卽

是暴氣之一端。不免心爲所動。以見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因上文論心氣。帶有無暴一語。故又發疑情以申解耳。於是丑問夫子惡乎長。孟子答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我却能知人的言語。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我却能善養吾浩然之氣。從來聖賢學問。不曾論到氣上。孟子陡然說個浩然之氣。養得這等盛大流行。真是發千古所未發。令人驚異。故丑先問浩然之氣。然這氣無聲無臭。不落形相。要將出來。口裡指點。其實難言。姑強言之。其爲氣也。至大。橫之無外。至剛。直之無前。這大與剛。如何見得。照下塞乎天地看。天地至大。我的氣所到無不遍滿。這就是至大。天地至廣。我的氣所到無一處可遏抑。這就是

至剛直養無害。卽下文有事勿助長。但下文方說功夫。而此只指體段。且虛虛通過。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人之氣一呼一吸。原與天地相通。若捫住了鼻孔。久之則死矣。氣能養成。便可貫乎天地。古人白虹貫日。能形之天象。亦可例見氣已說過一遍了。還說不盡。又形容說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懽於心的。謂義通行的。謂道義與氣最爲貼合。而道則統乎四德。單說義。又恐偏了。帶着道說。加個與字。畢竟還重在義上。故下邊單發義字。若無是義與道氣便餒了。如人不喫飯。肚裡饑餓。一般義與道氣再離不得他的。這也只論體段集義。正發明配義說。這配義乃是將義彙集。儘來積累之久。滿腔子都是義。自然理。

是氣壯。氣便爲他所生了。不是可義襲的。襲如衣之襲。在外面我去湊着他。便取將氣來。蓋襲在外邊。內裡原不曾實。所行有不快。足於心。氣便餒了。究竟襲義也。取不氣來的。莫將配義錯做了集義二句。解說配義。行有不慊二句。解說無是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義正養氣的要着反拋却在外。如何使得。必有事焉。乃是做功夫事。卽指持志集義。弗正心者。正心原是好的。但繇於養成。着力不得。有事時。方着力。便要正心。豈不與事相妨。勿忘。乃時時做事。勿要遺忘。勿助長。乃只做着事。勿要助氣使長。以比告子不去持志集義。是不能有事。先不動心。是現成便正心。忘與助。又不必論矣。與此正

絕相反。助長卽是暴氣。更於所事有害。故又引宋人之揠苗來說。以爲無益而舍之者。雖不去有事。尚不把他弄壞。後來能養。仍可加功。故比之不耘苗者。只是無益。助之長者。是將氣激發起來。心有不慊。便要餒。後邊再鼓不起。比之揠苗者。非徒無益。又害了他。是助長之弊。更甚於忘。總要有事處做得法。以善養吾浩然也。丑又問知言。乃究其言之根於心。詖淫邪遁在言上。蔽陷離窮在心上。是一步深一步的。詖是他所說的雖不正。還有正處。只偏在一邊。就知其心之所蔽。乃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有所障蔽了。淫是就詖詞處浸淫開去。不可隄防。就知其心之所陷。那蔽的越陷溺進去。不能出頭了。邪是就淫詞處愈說。

得歪邪。沒一些正處。就知其心之所離。那陷的愈加墜落。與正
道遠離了。遁是就邪詞處說不通。另尋一番話。逃避將去。就如
其心之所窮。那離的既背於正。益發窮困難。伸了生心而害政
害事。聖人必從。見知言之的確不爽也。言既從心生。而告子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如何使得。然養氣都有工夫。知言獨就當下
知的所在說。不及功夫。這就在前面持志集義內。蓋義有精義。
入神非義之義。辨別最微。則邪正疑似。自不能混。養氣知言。總
只是一個功夫。孟子所長在此。與告子並論。告子乃單提一個
不動心。把言與氣都不管。是於本體上不執一相。功夫似乎直
捷。故得手反蚤。而不免落於頑空。孟子不取。必於不動心。且在

言與氣理會。是於本體上不捨一法。功夫似乎紆迴。故得手反
運。而到底自有實益。其要緊關頭。總在集義與外義之不同。此
學問真似之當辨者。前文發不動心。已自說完。乃下文又有許
多議論。總是發願學孔子之意。且舉詞命德行兼全之聖人。既
不敢當與一體。其體之諸賢。亦姑舍是。舉極清極任之古聖。又
以爲不同道。只要推出所願則學孔子來。孟子的持志集義。就
是孔子說的自反而縮。已自學孔子了。說個願學。更有進於此
者。孔子一生單提仁。間或說義。無如主忠信。徒義二語。乃主忠
信是無妄之真心。而持志則定之願力。徒義是過而不留。而
集義則積而不化。雖有相應。而尚不相懸。所以養成泰山巖巖氣。

象固在浩然之氣得力。不能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亦在浩然之氣未鎔。然此乃是四十時。後來說存心養性知天事。天則與孔子之五十知天命庶幾近之。所謂願學或在斯乎。下文又發明因何願學。丑問夷尹與孔子相班。而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蓋其德能王天下而所行所殺不爲一毫不慊心之事。原群聖所同。然畢竟有異處。不敢自己立論。特引諸賢爲證。汗正與智對說。三子若智慧的。識見清楚。定足以知聖人若汗濁的。識見不清楚。也不至阿私其所好。這或因三子的說話未必都停當。預先爲他分解。宰我贊夫子賢於堯舜。子貢贊夫子見禮樂而知德政法眼高於百王。有若贊夫子出類拔萃。品地超於群聖。

宰我言未免過當。子貢有若說得是。引來總要發揮生民未有之孔子以明願學之意。

商金聲問不動心於霸王是舜禹巍乎不與之意。卽所性不存焉。說養氣覺反祖。答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但他要在天下做事業。留着這段氣魄。方可揮霍宇宙。壓倒一世。所以妾婦儀衍。丘蚓仲子。率獸乎楊墨。皆其氣使然。從來忠臣義士都是此氣結成。千古不散。則爲神靈。然其不如孔子亦在此。養到時。所謂望之如木鷄。那裏還用得氣者。○方允達問不膚撓不目逃。註謂被刺而然。旣被刺豈能不撓不逃。答曰。是不膚撓。是他肌膚上不心驚肉戰。爲之撓動。不目

逃是他目睛上不心驚眼跳爲之逃閃皆描畫他無懼的狀貌。
○張廷晉問。施舍守約。下云守氣。則約在氣不待解了。却又云。
曾子守約。畢竟約是約些甚的。註以循理言。然否。答曰。約是收攝儻來的字義。就本文自反。亦是收攝儻來的意思。只還他本文便了。曰。自反畢竟反些甚的。曰。照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此乃慊心。心較氣更約了。若理字覺寬而不切。○姜曰。廣問。告子勿求於心。又勿求於氣。心與氣俱不求。不知其不動心。如何用功。答曰。告子先不動心。只提心爲主。勿求氣。乃不因心求氣。誠勿求也。其勿求心。乃不因言求心。正舍言以專事乎心。而非絕不求也。曰。告子既事心。則必如孟子之持志矣。其用功。謂何有。

不同。曰志可着力而心乃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彼以心爲現成乃不事事而遽正心者耳。曰以心爲現成急於不動是不免助長必至暴氣了。曰告子勿求於氣原不養氣亦何必助長至於暴氣。曰告子勿求於氣孟子養氣正與相反何得印之爲可。曰告子不求氣乃專爲事心。孟子雖養氣而功夫實在持志所以說他可。萬曰佳。曰志能帥氣既求心則氣便該得在內。謂何說他不養氣。曰遺着人的見地。告子以心不關氣只事心不照管氣氣便遺失在心外。孟子以氣爲心用持志中卽照管着氣氣便收攝在志中。曰告子既不持志養氣又不助長暴氣而遽能不動心則是直指本心其學類於禪宗似更得直

截要領矣。曰禪宗不着一相，亦不捨一法，必欲外義，卽落枯禪。雖直指本體而未爲正印，蓋告子之別於孟子，緊關只在外義。與集義之不同耳。○舊孟真問孟子於志，曰持曰集，義曰有事。於氣曰無暴，曰善養曰弗助長。言語多端，頭緒旣難理會，功夫如何下手。答曰：言語雖多，總只持志養氣二法。持志是功夫，養氣是受用。功夫中須有實地，故曰集義。曰有事，欲其不放鬆。受用中恐有虛頭，故曰無暴。曰勿助長，欲其不帶病。曰急見得持志是功夫，曰孟子斷定勿求於氣，可勿求於心，不可求卽用功。只該求心而不該求氣，明明道破下文。詳論養氣工夫，只是集義有事。無一語着氣上，氣上若加功，卽是助長。語意俱昭然可

見曰如此則氣在所輕乃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極口鋪張似有推重其氣之意何故曰正爲受用在氣擔當宇宙惟此得力不覺言之滿志然塞乎天地繫於直養浩然必養成方能故未養之先功夫必藉之志既養以後受用實得之氣志宜單尚而氣難盡抹此爲孟子獨得之秘訣耳曰持志集義固是功夫然志與義名相不同究竟是一是二曰就功夫中細分持志是主意集義是功夫原是二然主意即功夫的主意功夫亦即主意的功夫無主意則功夫不得歸一無功夫則主意未免落空原不相離亦是一曰集義既是彙集必須事專要合義焉能歸一曰事必繇心乃念念合義而事即該於其

中事雖萬端。念只一個。孟子既斥外義。豈得向事上論義。其集
義亦卽在持志中做無兩功也。○黃昌胤問志爲氣帥。則氣似
不必照管。答曰。兵卒作起變來。連主帥都殺了。豈得絕不照管。
曰。如此則又該重氣了。曰。良將能用疲卒。故謂之三軍司命。所
重還只在志。○沈振龍問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似無暴卽
是求。二語不知如何分別。答曰。求則有功夫當用。無暴止是勿
助長。更無功夫。曰。善養浩然之氣。善養豈不是功夫。曰。善養正
應無暴。亦卽是勿助長。乃功夫中之病弊宜除。非直指功夫也。
○朱三聘問。直養無害。明爲有事。勿助長。揭其大槩。謂何說是
體段。不是功夫。答曰。這要看本文口氣。其爲氣也。說個至大至

剛又說塞乎天地。竭力形容浩然的模樣。直養無害。止是帶過的。故說是體段。至必有事說個必字。必然要如此說。數個勿字。必然不要如此。皆着力的。故說是功夫。○張鷟舉問。配義與道。舊說道義與氣互相配合。今講是氣去配道義。何故。答曰。本文是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互相爲配。當增一語云。其爲道義也。亦配氣矣。每言看書要體貼本文。正爲此。○邵振光問。無是餒也。舊講若無是氣。雖有道義不能自振。故餒。今說無道義便餒。餒亦與舊解不同。何故。答曰。氣是在人身上的。有充有不充。所以下個餒字。若道義原屬虛位。誰爲之餒。照下面行有不慊於心。則餒。難道也是道義餒了。○滄乘倫問。集義既說是功夫。

是集義所生句。又不指功夫。似覺矛盾。答曰。集義原是功夫。但本文說。個是集義。非義襲。看口氣。只把是非兩字來剖判一下。原不曾直指下手處。下邊必有事。方纔去着力下手。就如那用藥的一般。是集義說。這個藥方能療病。非義襲說。這個藥方不能療病。下面必有事。方纔去服這個方的藥。○曹觀文問。告子外義似與襲義不同。襲是假托。告子原未嘗假托。答曰。襲亦不定是假托。乃不曾積累於心。只在事上作爲者。然彼欲用義而告子不必用義。誠有不同。曰。不用義。則事體乖張。一味悍然不顧了。曰。悍然不顧者。焉能不動心。告子必以義爲多事。欲返於無名之樸。莊子云。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蹉躞爲仁。踉

歧爲義而天下始疑其學似本之此與儒學尚名義者原不相
同○戴簡孺問大學要正心此處如何說勿正心心字還屬下
句爲長答曰大學說正心原有格物致知誠意許多節次若方
誠意時便要正心只節次畧差豈不就是助長了○沈應熊問
知言既無功夫卽攝在養氣內是氣又該着言了答曰知言怎
麼在養氣內只是個持志集義便養氣也在裡面知言也在裡
面○張標問詖淫邪遁四語只引起得生心處知言實際還在
害政害事上方見下截亦似不可輕答曰你道生心害政發政
害事從那裏看出來曰固是在言上看出但要究極害政害事
方覺言之關繫爲大曰語意原是如此○周士昌問宰我所言

爲何過當。答曰。如中庸止云。祖述堯舜。而此却謂遠過。然玩以予觀。則宰我亦自道是一己之見。未爲通論也。曰。旣過當。何爲引他。曰。只是要推尊所願學。雖過當。亦不至有私。如汗不至阿其所好。語意可想。徐尚仁曰。見禮聞樂。何以指夫子。曰。若子貢自信如此。未免太誇。惟直指爲夫子見地。方承當得起。且於生民未有處。頂上更有着落。

管東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言年未四十而心已不動也。在孔子直是三十而立時。事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實不敢輕許孔子之不動心。降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望孔子之知天命尚遠也。然則可與顏子一日克復。三月不違仁之心。境通乎。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通。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

必民吾乃信其可達顏子之不違矣。○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心字屬上正心句，不屬下勿忘句。程子讀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惡勿正心之悖大學經文也，故拆心字屬下句，不思在養氣上說。定當云勿正其心，在修身說。定當云先正其心。蓋氣不可以有心養也。○孟子尊孔子爲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實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爲開闢後之一人，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不繫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圓。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亦不繫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夫子於堯舜，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臆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註疏曰謂把陸諸侯之權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

不服武王之德也

洲

商

管東漢曰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厥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伯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霸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霸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譏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

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劍就檻之嫌而正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每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放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註疏曰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教人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詩謂風鳴鳴之箴道及也徹刺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綯綯猶纏綿也此鳴鳴自說作巢至苦也般大也詩大雅文王之旒遠避也

測吃緊處全在兩個及是時。仁人藉此以圖治者。不仁正藉此以縱欲。時乎時乎不再來。禍福之自取間不容瞬矣。

商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疏曰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

餘市廛而物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助者助佐治公田不稅賦
徭履畝之類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野曰氓天吏者天使之也
朱註曰法而不廛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少
則不必廛也。

測

商宋存標問屨無夫里之布朱註引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宅既不種桑麻矣乃罰以一里二十
五家之布忍力必不能辦民既無常業矣罰以一家力役之征
猶可又一夫百畝之稅忍力更不能辦謂職國一切取之而今
欲盡免此以註之誤解周禮於本文實體貼不來答曰信然此
句從屨字起從布字結當以屨布二字爲主屨照下爲我看乃
田中二畝半之屨與市廛不同布只是布縷之征不當襍以稅

役等項引周禮宜專用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句宅與厩同里布又與里布同。獨夫字難貼。註疏云一夫所受之宅則此布當爲一夫受宅之布。謂之里布者。合同里而輸之也。貼本文當云田中之屋其民已助耕公田無一夫所輸同里之布。然以意度之未知是否。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註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惡痛之深也內結要譽名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註曰羞恥已之不善也

惡怕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測人字與不忍人的入字總是一個人同此血氣同此心知此呼則彼應此觸則彼覺原是一體的故在己有痛癢自然忍不過在人有痛癢如何能忍得人人皆有個不忍人之心先王有

這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是心行是政。就是治天下。恁般廣大。亦可在手掌裡運動得。極言其速而且易也。此心在先王到處遍滿。昭然可見。而凡人却未必然。乃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指出個形狀來與人看。今人乍時遇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的心。其時納交要譽。惡聲。常情容或有之。但在乍見。則思慮未起。不暇安排。故單單只有個怵惕惻隱。更無別樣念頭夾入。這樣看起來。若無惻隱的心。不是無情的木石。就是無知的禽獸。斷然不是個人。這惻隱原是善之長。統乎四德。故又連羞惡辭讓是非說來。這點心。觸着不當爲。便有羞惡。觸着不當得。便有辭讓。觸着不容混。便有是非。無羞惡。

的心。不是個人。無辭讓的心。不是個人。無是非的心。不是個人。歷歷說個非人。痛加提喝。只要認得這個人。便認得這個。皆有的心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人只曉得有了四體的身。便是個人。不知有了四端的心。方是個人。心與身一般樣的缺。一不可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害了這個人。謂其君不能。是賊害了君。這個人自賊賊君。皆指害其人。復申言人之必不可無是心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曉得都去擴充他。便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凡有直貫到此。火在石中。擊之則燎原。泉在土內。濬之則放海。只爲端與委相因。端倪一觸。全體自相引而來。沛然莫禦之勢。其心原自如此。苟能充之能字。方着在人止說。人能去擴充。卽是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足以保四海。人不能擴充。就是我一體的父母也。疴瘵不相關。不足以事父母。可見這點不忍人之心。只在能充與不能充。而人之皆有。豈有間然哉。

商陳廸明問。有謂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惻隱之別名。似四端止局於一端了。答曰。四端發見。歷歷不爽。而包含摠只一心。謂羞惡辭讓是非。是惻隱之別名可。卽謂惻隱是羞惡辭讓是非之

別名亦可。轉其相而不轉其體故。○葛季真問。歷言非人。註謂明其必有。今講只要認得這個人。亦有異同否。答曰。有異。章首開口卽提一人字。中間歷歷說個非人。則人字豈是空過。故說只要喝醒這個人。乃直貼本旨者。必待認得了這個人。方纔曉得心之皆有。其意又落一層。卽後面比之爲四體。四體指人。不能爲自賊。自亦指人。皆痛切提喝此人。豈得以必有龍侗之語。自過。○馬燦如問。舊解四端。是原情以見性。照乃若其情。章正可相印。今講卽端倪以見全體。何所分別。與之相駁。答曰。這要看章旨。彼處說乃若其情。方是原情以見性。此處單要明個皆有。你看乍見時有。見後又埋沒了。爲人沒處認他。故指個端倪。

出來。既有端倪，畢竟有個全體。所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正要人在端倪上理會。何須添入情性柯混。○李茂科問：四端既是皆有，如何又不能充？此其病單在不知。今反畧了知字，重能字。何故？答曰：凡云皆有，云乍見，云非人，云端無一處不是提醒人。知知字如何不重？但此只是泛泛指點到能字，方繞着到人身。上要人去充，若只空空知，不去充也。没用。柴世誕曰：此亦要着口氣。如知皆擴充到始達，只虛論四端之易充，苟能充之四句，方責在人之能充。語意自各有屬。

管東原曰：混沌未開之先，太虛中止有一點覺性而已。覺性一動而成人。人心王，識心初動，既潤且溫，潤濕水也，溫煖火也。其中之動轉處，即風也。三大合而生，生不息之體，具合則生，不合則死。是為去後來先之主。公此不忍之所自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仁天之尊降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
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註疏曰矢箭也函甲也巫欲祝活人匠作槍利於人死仁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降也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以射喻爲仁不得其哉當反責已之仁有未至也。

則

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善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孫疏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與人爲善之事也

測引子路與禹不是將他來與舜較量高下只要形出大舜有大焉子路喜聞過是樂於改不善禹拜善言是樂於從善皆是能樂善的了乃大舜更有大焉他善與人同這個善原極廣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我在裡面做人也在裡面做大家一齊受享其間若有我便不能從人故舍己是無我相若有人便不能取善故從人是無人相一味樂取於人以爲善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礙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

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人耕稼我也學他耕稼人陶漁我也學他陶漁至於爲天子用其中於民凡九官十二牧事事咨詢都是取人的善處。取諸人以爲善不是因我去激發他。他在那裏爲善得我去取他的善又能及人愈加推廣是卽我與人爲善了。旣與人爲善則人與我我又與人一人傳兩兩人傳三以至百千萬億其人無盡其善無盡其與亦無盡爲善何等廣大只在彼此將善與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從來聖賢再沒有獨自個爲善的。自己做聖賢便與人做聖賢若只獨善其身不管人這便是自了漢小人儒不是大聖人的學問。

商莊一敬問舊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歷盡一生窮達似以境
言今講以事言有何爲據答曰若論窮達止說得耕稼陶漁爲
帝的境遇至於取善尚須再作一轉惟將耕稼陶漁爲帝以事
言則取善卽在事上乃直貼耕稼陶漁爲帝處口氣方爲徑捷
○金維璆問取人爲善則彼益勸於善是卽與人爲善似亦說
得真實答曰本文原說取諸人以爲善卽是與人爲善若說益
勸於善是聖賢立言有缺欠必須待人增補了且勸善則有限
量何如卽取卽與之爲廣大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
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趙註曰塗

泥也惡念也泥汚也朱註曰望望去而不顧之貌厠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切切於是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謚惠也

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爾爲爾至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體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孫疏曰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爲不恭敬

測

商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趙註曰天時謂時日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未註曰郭外城革甲也粟穀也域界限也

測

商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註疏曰如就見如往而郭氏齊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者未註曰採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

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

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

孫疏曰景丑氏齊大夫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

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
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朱註曰禮父命唯唯
而不諾君命召在外
不俟車據或作噉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慙亦爲心有所銜之義
醜類也

測

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

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賂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
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註曰陳珠
孟子弟子兼
金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賂遂行者贈
賂之禮也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欲害孟子此金以作兵備
也貨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

商 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恃戕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入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趙註曰平陸齊邑持戟戰
士也伍行伍也去之殺之
也距心大名牧牧地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測**持戟失伍是職業之有虧所失在已受牛羊立視其死是付
托之不効所負在人失在已者既不任罪尚欲推諉於人至井
人都負了那裡去推諉所以距心只得認罪孟子爲王言之正
要王與以芻牧救民之死而王止於認罪雖能受責亦何益於
實政哉

商狄養謙問距心認罪。還是空空引過。還是實實補救。答曰。這也不知他當時的事勢。若可請命。則請爲上計。否則就地方有可權宜。如近時發社倉。勸助賑。亦皆補救之方。若都不能。則惟有一去而已。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趙註曰。靈丘。齊邑。公都子。孟子弟子。綽。裕。皆寬也。居賓師之位。進退自由也。

測士師有刑罰不當的當諫諍故可以言諫不用而去。蚘蠹可謂勇於受責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人臣千古不易之定法。孟子爲客卿未嘗受職故進退綽綽有餘裕。然豈優優忽忽漫無所事。只在於道。道行則進道不行則退。說個進退則意不專於留齊而去志亦寓於此矣。

商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趙注曰蓋齊邑輔副使也。未註曰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測

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趙註曰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廐齊南邑充

虞孟子弟子嚴喪事急也不得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也悅者孝子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化者親體之變化也校快也朱註曰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也

測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
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
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
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
勸之哉

趙註曰沈同齊大臣非王命故曰私以燕伐燕齊國之政猶燕攻也

商 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朱註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武王弟

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註疏曰：周公雖有此過，乃謀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公改之也。辭作言辭，以文飾其過也。

測陳賈借周公為王解慚，以不仁不智兩路去擒拿孟子，直認他不智。此事因後來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竇疑公將不利於孺子，故畔。若周公無攝政之事，則管叔亦必無殷畔之舉矣。乃事變出於意外，而不能預料者，孟子却不由此為公作解，單說箇周公弟管叔見兄弟至情相忘，若預先把箇不肖的心去料定他，倒不是了周公之過，正該有的，不亦宜乎。後面說古今君子處過之不同，正責陳賈不能以古君子待齊王也。

商曹逢吉問稽中散有管叔論謂管蔡皆服教狗彘是以發且
一聖舉而任之其甘心喪且者乃愚誠憤發不達聖權非以邀
福也如此不看壞管叔是或一見答曰管束演亦述子貢鵲
詩傳謂管叔實心爲商然周之得天下業已再世天下方共享
太平而又欲復商天子豈忽與忽奪之物海內必至雲擾生民
不免塗炭是但知名節之重而不知上天爲民立君之意故孔
孟立論俱未見有一辭以嘉與之直以比於周之頑民則可耳
○吳洵問兄弟固貴相忘然與其不逆料至於誅戮何如預爲
隄防所全更大答曰既不恐逆料怎麼又着得隄防曰公委實
不知則畢竟是過也曰原說是過此過爲宜有則無過反爲不

宜有君子將安處焉。

管束漢曰考子首起詩傳載武王牧野之行管叔諫曰使紂
誦可先君當先伐之矣武王欲止周公太公不可既斬紂頭
則紂之身以之殺臣而命管叔爲三監之首且存商者其子也
則武王豈欲殺之乎故管叔亦克存殺叔乃欲使紂子就左伯
之能也管叔與紂之子此出有商之真念獨不能諫周公之負
扈以紂之愛也故起流言之謗曰公將不刑於紂子召
公亦不以爲然也然則公作難自自故若東三年以待是非之
定乎時則誰能分之心者太公一人耳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
此而本勝於公乎作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
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趙註曰時子齊臣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務敏也式法也陳

子陳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註曰辭十萬前日爲卿皆辭十萬之祿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孟子引其語

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古之爲市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罔謂罔羅取之也

測

商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註疏曰晝齊近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泄柳申詳亦賢者長者

孟子自稱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是爲不及子思也朱註曰齊宿齋戒越宿也。

梁則

商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

趙註曰子求也漢祿也高子孟子弟子

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朱註曰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悻悻怒意也

測孟子之答尹士如王由足用爲善是非不可爲湯武天下之

民舉安是不爲干澤三宿出畫爲速是不爲濡滯大意節節相

應。夫尹士烏知子哉。他。那裡曉得我的心事。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欲些甚麼。看後天下之民舉安。乃欲安天下。此是他的心事。去齊原非所欲。出於不得已耳。此是一轉。子三宿而後出。畫。你道滯滯。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改些甚麼。看後王如用子。直是改其不能用賢處。王如改諸。一定要追回去。則必反子。此又一轉。夫出畫而王不予追。是不能改了。子所望已孤。然後浩然有歸志。決計以去。下面還說望王。而此說浩然歸。正是文情頓跌。以見心事之紆迴。此又一轉。子雖然豈遂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原可爲湯武的。王如用子。行我之道。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把天下無量生靈。都救拔於一用我間所。

爾是這等大。怎能放下。王庶幾改之。予方日日整之。那浩然歸志。又不知徹在那里去了。此又一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只面自己乾淨。不顧天下安危。諫而不用。則惱怒。忤忤然見於其面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歇宿。畧無個留戀的意思。此又一轉。這段對答。言語無多。而數番轉折。孟子平日極剛決。能毅然立斷。獨到此低徊展轉。柔腸百結。不能已已。却是爲何。所謂爲誰。辛苦爲誰。只爲着安天下之民。便自己的體面有些不像。也顧不得觀此。則不特貪戀富貴的是箇小人。卽愛惜名節的。亦是箇小人。所以尹士聞之說。士誠小人也。真是大聖賢心腸。只一味大慈大悲。普度群生。與凡夫之情量迥別。

商邵耿光問孟子於崇見王。卽有去志。說到不欲變則已。全無用齊意了。如何又不蚤去。至此猶三宿出晝。將救世熱腸。却不一生濡滯過了。答曰。看他出晝去齊後。尚慙慙不舍。豈有一見齊王。便恐遽割。只因救世熱腸甚急。見王不像大有爲的。不無期望。又見王足用爲善。不免留戀。欲用不能。欲舍不得。正其濡滯處。可想見救世心苦。○吳漢翔問。聖賢雖切於救世。然孔子去齊接淅。去魯不暇。以視出晝不無可商。答曰。只爲王足用爲善。若去梁日不聞有此矣。然孔子栖栖皇皇。亦何嘗無濡滯處也。○陳其慄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爲斯士。誠小人句。然恐太輕了名節。答曰。名節要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

原從救世起。世道救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爲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幹旋。方是大聖大賢的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故謂毋爲小人儒。然爲魯男子。易爲柳下惠。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盡非也。孟子去齊。文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朱註曰。路問於路中問也。彼前日此今。今日名世。謂其人德業闡望。可名於一世。

者數謂五百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也

六十五

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夫齊有不豫色似涉怨尤。此一問極有意味。彼一時此一時不是虛說。個時候正說所值之時不同。不怨不尤。原爲下學而上。過乃屬學問之間。修其功夫在己。至在齊之去留。乃關經綸之顯。設其遭際。繇人彼一時必值着自己用功。故不怨不尤。此一時適值着人不見用。故有不豫色。下面單發此一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出來救世安民。其間必有名聲冠於一世。來輔佐他。謂之名世。自夏商以來。未之有矣。乃由周而來。數既過而時又可。不容再緩矣。夫天或未欲平治天下也。正見不能無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名世。舍我其誰。以

在我之抱負。信天心之有屬。是不豫色。特一時之偶觸。而非其常。寔竟歸於不怨不尤者。蓋終不能忽然於世。而又作一想。忽悲忽喜。無非爲天下起念而已。

商石荆玉問彼一時。此一時。舊解謂前口乃安常無事。今日則不遇感懷。故有不同。茲以彼一時在學問上看。有何可據。答曰。脫空說個彼一時。此一時。則彼此二時。將何所指。若謂安常無事。不怨尤。境遇不順。便怨尤。是胸中絕沒些主張。豈成個君子。原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乃孔子成語。故卽以下學上達之學問釋之。曰。既是學問。當始終如一。去齊時。便拋却學問。恐亦未見主張。曰。正惟學問。則無時不可用。悲憫固乘乎時。闇修仍在。

乎已。兩念並行。原各各無碍。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
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朱註曰休崇地名。變謂變其去志。師命師旅之
命也。

測

商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
說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坎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朱註曰彼謂聖賢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謂之而嘆其不我欺也

潰亂也

淵滕文公爲世子年尚冲幼將之楚又有使命之事乃過宋而見孟子一念向道就是他性善處孟子乃爲他道性善性是心之所繇生若無性則心亦死而不靈矣善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指賦予之初言堯舜性之之聖爲盡性之極者人旣性善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言必稱之以此勉勵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畢竟有疑於衷或謂論性紛紛何以單言性善或謂堯舜是生

安的。怎麼人皆可爲。俱是。孟子因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字原是虛的。此處卽指性一字。亦卽指善。不必另作解論。性紛紜。舍善而外。皆是旁門曲學而已矣者。更無別路也。復引成胤。顏淵。公明儀之言。以爲證。彼丈夫。我丈夫。同具巍然七尺之軀。吾何畏遜於彼哉。舜何人。子何人。爲何獨舉舜。顏淵擇乎中。楮與惟精。和負得一善拳拳服膺。與惟一相肖。所以說有爲者。亦若是舜。文王。我師。乃周公之言。文王是周公的父。爲何說。蓋父生我之形軀。師開我之慧命。師較父爲更重。觀文王演易。象而周公卽演易象。他學問必有淵源相接處。周公豈欺我哉。乃公明儀。信公能師文王也。道一是解性善。成胤諸賢之

言是解言必稱堯舜。今滕乃勉勵世子，猶可以爲善國，仍與性善善字相應。蓋世子乃一國之主，政教其所得行，人性既善，則人人可教他爲善，合之卽成善國。其事不出田里庠序之類。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引此教他猛力行善，以振起其頹俗也。

商張之紳問言性善，又言道一。中庸將性道分解，此何以合爲一。答曰：中庸性道原分疏，故當爲二。此處單在發明性善，直截相應，又當爲一口氣原自不同。○楊鵬問引成鬮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答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直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爲證性善。

則此釋堯舜亦卽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管東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並稱久矣顏子自道有爲者亦若是則舉舜而不舉堯何也曰堯則天而難名也故無可踐之迹舜以惟危惟微別心體以惟精惟一黜工夫似有跡之可踐也○文王聖王之父也而周公以我師尊之然則師尤重於父乎曰父母生我以身而師生我以心安得不重然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問其道不道而皆有生身之恩師必能生我心而後其重可與父匹故曰成我之恩與生我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魯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飯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其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禮註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傳也齊疏齊衰也許廩粥也滕魯

同姓魯周公之後故宗魯志記也來註曰齊衣下縫也疏盡也盡布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趙註曰深甚也。墨黑也。卽位卽喪位而哭也。之丙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世子能行禮也。朱註曰。歡飲也。

測兩答開首言親喪固所自盡也。不可以他求者也。二語直叩人子之心。最爲警切。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眞所爲淚出痛腸者。非此則雖服三年之喪。亦不過具文耳。至滕文公是誠在我一語。雖啓自孟子。亦必有發於天性。而不容自解者在矣。

商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問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問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註疏曰詩邶風七月之篇實交也絢

絞也乘升也治也浹當盡日牲取茅歸夜作絞索急治野廬之屋也其始播百穀春事起爾將播百穀言農事無休已朱註曰秦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恐爲仁之害於富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

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趙註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徵取十畝

爲賦籍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朱註曰儉通也均也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徵徭民猶貢籍言多也賒根視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雅勿于也世祿者校之士田便食其公用之人質與助法相爲表裏者也詩小雅大用之篇而降雨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公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朱註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倫序也詳大雅文王之篇使畢戰問井

爲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墾壤地福小將爲君子焉
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特則百姓
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朱註曰非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
溝塗封植之界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
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使什
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夫年十六也守
望防寇盜也趙註曰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
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
廢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

洌爲國而急農事。引幽風之詩如乘屋播穀其情誠爲至急。恒產不可無取。民常有制。皆爲國之急務也。至於詳述井田。則止可行於三代。而後世必不可行。改其制。聊以上觀千古可耳。

商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民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趙註曰：踵至也。捆猶叩。孫。識屨。欲使堅也。屨。席。實以供飲食也。耒。註曰：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殍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注疏曰：養殍，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殍。當身

自具食，兼治民事也。倉，藏也。藏穀物也。倉有屋，曰廩。廩，病也。鐵，以鐵爲犁也。械器之總名。陶，作瓦器之匠。冶，鑄金之匠。舍者，止也。朱註曰：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此語九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朱注

曰此以下皆孟子之言蓋謂奔走道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禹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朱註曰洪大也橫流不由

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登成熟也。道路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職也。疏浚皆疏通之意。決提皆去其壅塞也。濟漯汝瀆淮酒皆水名。今水路惟漢入江。汝酒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候也。后稷官名。稷爲之契。亦舜臣名。註疏曰樹種。棗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放勳堯號也。民勤勞者借其勞曰勞。民之來歸者借其來曰來。匡正也。直其曲也。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

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

朱註曰則洪也蕩蕩廣大之貌魏巍高大之貌不與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

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彌魯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魯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

變矣

趙註曰用夏變夷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也蒙傑謂人之土也任播也場冢上祭祀壇場也未註曰江漢水多言

灌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臨臨潔白貌賦博勞惡聲之鳥指許行也魯頌閔宮之篇鷹擊也荆楚本號舒罔名近楚者也此

詩爲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

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

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

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朱註曰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賈音價倍一倍也從五倍也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

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

○測許行遠慕神農。倡爲並耕之說。自楚之滕。陳相見而學之。述其言於孟子。孟子要關他。先把衣冠釜甌去詰問。以粟易械器。紛紛交易。何不憚煩。得其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一語。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把並耕都闕盡了。下面只爲君民大義。不會申說得明。無以垂訓於世。故復詳論之。說有大人之事。勞心以治人。而因以食於人。有小人之事。勞力以治於人。而因以食人。此乃從古至今。天下通行的道理。再易不得的。上古堯時。洪水爲災。堯舉舜而敷治。舜使益焚山澤。使禹治水。當是時。禹八年三過而不入其門。雖要耕做得麼。復使稷教稼穡。使契教人倫。方纔平得水土。又要教稼。又要明倫。聖人憂民。這樣忙迫得緊。還

有功夫去耕麼。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而不爲農夫之憂百畝。只是要得人以仁天下，堯舜之爲君，蕩蕩巍巍，豈無所用其心。但是不用於耕耳。內中時時點綴耕字，乃文章之眼目。此上是闢他並耕之非。此後又說他倍師陳良學周公仲尼之道，乃豪傑之士。陳相事之數十年，纔死就倍了。以視孔門弟子，初沒廬墓，不離久沒追思，不置你不學這好樣。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乃周公所膺爲不善變者。此上是責他倍師之非。陳相又說許行還有一節好處，他能齊物價，就再沒有欺僞的了。孟子說物情原是不齊的，你強要齊他，便都爲濫惡。相率而爲僞，怎麼治得國家。許行之道，真無一可者，並耕齊價。

自如今看來是極不通的。孟子何勞費口與他苦辨。只爲他題目做得大神農以耨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己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沒有精巧。價亦可齊得。神農曾有此事。許行爲其說。乃厭薄唐虞而遠慕華胥之世。亦是一種見識。只是後來世故漸煩。民僞漸滋。若不察世變而行之。定以長亂。所以孟子力闢之。

〔商〕沈繼震問神農雖曾斲木操木以教民。並不見與民同苗。髮而耕也。今云與民並耕。恐反左袒了。許行答曰。神農旣教民耕。若不身親其事。愚民如何理會得。神農果無並耕。則孟子宜卽

從神農辨他。又不當斷自堯舜始矣。卽許行遠慕神農亦非孟浪。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陌者各有執業之家。決是做不通的。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黃畿之問江漢二句。有謂指夫子之道德。又有謂指夫子之心體。第據語氣只是水大灌之潔。日皎暴之乾。乃借來相形字義。似只宜虛虛摹寫。不該將心體道德等語填入。答曰語氣原不該填寫。但字義既是借來相形。若究其實則既非道德。又非心體。更何所指。

管東溟曰。易傳載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皆起於神農。神農實躬稼以導民。故並耕而食。耨

發而治非許行之証語也。但垂裳以後之世不可行耳。並耕之世太壞。故同儕之法亦可行。而後國民庶幾甚矣。執之必反生偽。故孟子斥之。

七十六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註曰：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直直言之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顛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朱註曰：若保赤子，周書康

誥篇文，彼有取爾謂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犯法，如赤子無知入井耳。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視，邪視也。趙註曰：嘍，相共食也。顛，顛也。泚，汗出泚泚然也。繫裡，籠而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憮然，猶悵然也。爲間，有頃之間也。命之，言受命教矣。

孟子要聞墨者夷之，就從墨者治喪從薄，而夷子葬其親厚。自相矛盾去詰問他。夷子說：儒者愛民，若保赤子，原是無差等的，只是施由親始也。先該從厚些。孟子說：你道人之親，其兄子

與隣子果是一般的麼。彼若保赤子之言。乃謂小民無知犯法。就如赤子匍匐入井。非愛無差等之說也。且天之生物。都只得一個父子。使之一本。而夷子則生身的父母是一個本。天下的人皆如父母。是又一個本。乃有二本。故如此也。痛口去詰責他。此還是折之以理。又說上世不葬其親。他日見親骸啜食。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後世遂有掩埋之禮。此繇中心達於面目。乃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己。又是動之以情。所以夷子便慚然爲間。說命之矣。方曉得親當從厚。而愛不得無等。已是教我了。此亦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己處也。

商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註疏曰陳代孟子弟子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伸

道也虞人守死附之吏招之當以皮冠也志士守義者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也元首也勇士喪首不顧也朱註曰八尺曰尋四尺曰尋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彌而後可一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寡者
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註疏曰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樊
奚簡子幸臣掌主也範法也廣而射之
日詭遇詩小雅車攻之篇舍矢如破矢中如錐破物也貫習也

測

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註疏曰：公孫衍、張儀合從者也。仁爲廣居，禮爲正位，義爲大路，信爲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朱註曰：夫子，夫也。

淵當時公孫衍、張儀遊說諸侯，人皆被他驚動，稱之爲大丈夫。孟子說這怎麼叫得大丈夫？不過窺瞞人主意，肯所去向去迎合他，實是妾婦的道。乃另舉個大丈夫的規模，廣居原是仁，正位原是禮，大道原是義，却不說仁義禮，而說個天下之廣居，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道，只要形容他一個極大的模樣，居之立之行之，遇着那得志不得志，各有作用，富貴貧賤威武，揔無加損。

這個纔是一個大丈夫不要錯認了人品。

商

周書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註疏曰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爾周書怪弔於三月何其急也諸侯耕助諸侯躬耕籍田勸率其民收其籍助以供粢盛素饒也夫人蠶繅夫人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也不放不肥脯也匪所以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

覆器者朱註曰在器曰盛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

夫之耕也。農夫豈爲田獵。合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朱註曰。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

測

商童桂枝問。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何至如此。疑出於孟子之托辭。而未必實然。答曰。孩虎。孔子何爲皇皇。若爲一身富貴。則鑽穴踰牆。何不可爲。而乃柔。

做樣難仕爲也。此其情只

是爲拯濟天下。所以有比之爲喪家者。果於天下有濟。而卽比以喪家甘之矣。此誠大聖人心腸。而不可與小人儒小丈夫同日道者。若難仕。又豈爲一身名節。枉亡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爲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趙註曰。彭更。孟子弟子。泰。奢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言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哉

孫疏曰通功易車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也所作未成謂

輪輿人

之事非之既成謂之功梓人或器械匠人營宮室輪人作車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

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朱註曰墁墁壁之飾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
說客既乖孔聖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秦之以無事而食
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
者七雄爭強之日皆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
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群十哲爲一車以栖栖乎絕糧後
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忍然於世欲

乘車牛功倍之會極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菜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上一時傳食之餘饒而徐反之萬一有過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舊金之所以不能盡却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爲口實而集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蹤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觴皆自戰國橫議之處士監來者天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釀黨錮濁流之禍吾不得不爲世運憂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城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朱註曰葛
章孟子弟

子投與也餽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
誥仇餽言與餽者爲仇也載亦始也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使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代用張于
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朱註曰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

不爲周臣者匪與誰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休美也享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周書孫疏曰言我武王用武惟膺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比于湯王伐桀又有光也

商 測

管東漢曰或疑湯之征葛也先餉後仇豈非將欲取之必故于之故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蓋不諱其仇葛之本心也孟子特以爲匹夫匹婦復讐文之耳武王之伐紂也考汲冢周書其與十亂等臣密謀久矣太誓中有殺子之疆殺伐用張二句則亦不自諱殺伐之用詭道殺伐之張威武也後章又援非敵百姓之言以實此章故民取殘之案亦文之耳將非以德行仁之王者其用兵亦有假仁之術心伏於中歟曰非也昔人原許三王之道立於五帝五霸之間蓋王者純向帝道而其迹亦有用霸之時也三王之合於五帝者何在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之一點天心其有時焉顧則如伐謀伐交用侵

凡舉等計不厭說也。試考六籍三畧。出自太公。何嘗不是伯術。
小何嘗不是王道。至如葛殺殷陶而殷化之。殷克伯邑而周
仇之。此則順應之常理。而文王獨不仇殷。所以稱爲至德。蓋殷
周皆受封於唐虞之世。友邦其常稱君。臣其權稱也。後儒不知
論世之道。又未辨王伯之心。其不認王爲伯。認伯爲王者鮮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次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
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趙註曰。不羨宋臣咻之者。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商 測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魯子曰魯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註疏曰踰垣避讓文侯於外閉門拒魯繆公於內迫切也陽貨魯大夫孔子士也矚視也蒸豚熱豚也先先加禮也齊肩矚其身謂笑強容而笑畦菜畦言其勞苦甚於夏月治畦灌園之勤也赧赧而赤貌出于路色

測

商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註疏曰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攘取自來之物也。

測

商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趙註曰天下之生民以來
也。一治一亂迭有治亂非一

世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

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註曰巢猶鳥之巢也營窟擊岸而營度之以

爲窟穴也洚水洚洞無涯也菑澤生草者也朱註曰書虞書大禹謨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

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不

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趙註曰奄東方無道國飛廉紂使臣五十國與紂共

為亂政者也不大顯明不糾烈光也味註曰善周書君牙之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註曰作春秋西魯史記

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壓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若是邪詭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吾為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離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朱註曰楊

未愛身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兼愛視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尤兼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楊墨道行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是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則衛也放廢而遠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

是膺刑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註曰抑止也兼併之也承當也辭者說之詳也○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

以一毫利物言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備祐古之人

推一毫利天下不與惡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

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齊為之乎楊子弗

應禽子曰然則孫陽陽且有使若肌膚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

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上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

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楊

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道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
逆命。何羨哉。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
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
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出於
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墨子曰。聖人以
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
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
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
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
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
室。臣愛其天下。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
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
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
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國。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
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
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

孟子湖雨詩

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卷之六

湖當時楊墨道行。孟子極口去闢他。外人便都說孟子好辯。而孟子自解謂出於不得已。其故專爲治亂關頭所慮天下之生。爲時已久。只是治一亂相爲循環。少不得要藉人事以挽回。堯時洪水氾濫。引爲警余。這是一亂。使禹治之。人得平上而居。則挽亂以之治了。嗣後暴君代作。縱欲虐民。邪說暴行又作。這是一亂。周公相武王。誅紂并及其黨。而彰文武之謨烈。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嗣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而弑逆異變。這是一亂。孔子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知我謂能正紀綱。罪我謂以下議上。兩俱不辭。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到如今處士橫議。楊墨

無父無君等子禽獸把這邪說去誣罔斯民乃是率獸食人斯民互相效尤又是人將相食是亦一亂孟子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斷其淫辭邪說之害事害政則亦欲挽亂以之治耳於是總舉禹周孔子而括其功蹟因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蓋爲上接禹周孔子的統有此重擔放不下誠非好辯而出於不得已者復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則三聖之統人人該去承當我豈得獨委也通章說治亂乃一步重一步洪水原是天運人事可挽回得到暴君虐民其亂在君弑君弑父其亂在臣已屬人事然須藉權勢方行其禍有限到處士橫議則不假一毫權勢只恣口橫說轉相鼓煽便充塞滿

遍於天下。是孟子獨當其難。自不得不極口與辯。而更致望於
補助之人耳。中間邪說暴行。及淫辭詖行。最爲關目。非邪說淫
辭。不足以濟暴行。詖行而辯正。所以闢其辭說也。然楊墨原不
曾無父無君。而度其流弊。必至於此。故特甚其罪。以力爲之防
焉。

商倪嘉賓問罪我。註謂亂臣賊子不得肆。則戚矣。此何可言罪。
還只是無位而托南面之權。故不免以罪自任。答曰。是非天下
爲公。夫子作春秋以存是非。如何是托南面之權。但所是非乃
天子之事。似乎以下議上。於庶民不議之分。自覺有違。故引以
爲罪。卽竊取亦此意也。湯自新曰。春秋時亂臣賊子不少。謂能

知懼恐未必然。曰春秋所紀。或書其現在。或書其已往。卽其人
尙未必見。何以使之懼。只有了春秋。揭名義於中天。俾千萬世
爲人臣子者。皆知法戒。故謂之懼。正不局在一時也。○孟師尹
問孟子說無父無君。真見得爲禍之烈。所以要辯。若說流弊。反
覺寬了。楊墨答曰。本文語氣原排之不遺餘力。然無父無君。未
見有其事。只在爲我兼愛內推出。故謂流弊所必至耳。春秋戰
國時學術未經統一。楊墨亦各要倡明理道。以持世。當時尚以
孔墨並稱。今楊氏語散見列子等書。墨子則有全書。俱可攷見。
但他所執。不是大中至正之矩。故其流不能無弊。孟子以孔學
主持世教。楊墨並存。則散而無統。凡論道理。有遮有顯。欲顯此

一法不得不遮彼一法楊墨不熄孔子不著所爲正在此蓋楊墨乃釋老之外道闢之亦未爲過後儒因以楊墨攻釋老殆欲竊附孟子之禹功而未之深考耳

管束演其揚墨皆承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補天下之缺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中而無於中者也揚墨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立於世而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疎於用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閉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旬旬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

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朱註曰廉者有分絲不苟取也螻蟻蠅蟲

也而句言無力不能行也巨擘大指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

辟繡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頓顛曰惡用是鰕鰕者

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趙註

曰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繡仲子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也已仲子也鰕鰕鵝鳴聲哇吐之也○高士傳云陳仲子一字

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妻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劉廉節乃士人所最重，但須與大節有關，不容無辨。匡章述陳仲子之廉，至於無聞無見，可謂廉到極處了。孟子說於齊國之士爲巨擘，止以視乞墮之齊人輩爲勝耳。若稱之爲廉，仲子怎麼做得來？充仲子之操，必須是蚓蟻做得。夫蚓原是不需居食的，仲子不免要居食，還是伯夷的，還是盜跖的，借夷跖以別居食之清濁。若說他身織屨，妻辟繡，爲無傷，則他於見世祿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於母殺賊與食爲不義之食而不食，何至

於妻之食則食於於陵則居。難道妻與於陵是伯夷。兄與母是盜跖。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母兄的既不食不居。則天下無復可食可居。必須做蚓。方可充得來。然豈真要他做蚓。便做蚓。畢竟不食不居。以至餓死。豈就許他能廉。不過極口去難他。決做不來的。蓋廉節不根天性。於母兄處下得狠着。充此一念。矯激起來。則凡忍心害理。何所不可爲。孟子深爲世教慮。故不能不刻責夫仲子。

喬王懋德問陳仲子苦其身。自是廉節。孟子何爲鄙薄之甚。答曰。予見仕途中多簞箠不飭。有清操者深慕之。偶見一能清者。於職業毫不欲犯手。斤斤保位。又見一清者。所上章疏。是非欺

罔一味占風而彼方以清品自負莫之敢訾是廉也。有大害於世處必本之忠孝之大節而其廉乃有益此孟子維世之深心。特借仲子以示訓耳。